

在菲留筆——觀大閱兵有感

怡省統僑中學 嶽贊

9月3日，在異國他鄉的我，懷著無比激動與自豪的心情觀看了大閱兵。雖身處遠方，但那一刻，我與祖國緊緊相連，心潮澎湃，久久難以平靜。

閱兵儀式上，三軍列陣，鐵甲生輝。徒步方隊邁著整齊劃一、鏗鏘有力的步伐，他們身姿挺拔，眼神堅毅，彰顯著中國軍人的鋼鐵意志和威武英姿。裝備方隊中，各類先進武器裝備依次亮相，從新型導彈到先進戰機，每一件都代表著我國國防科技的飛速發展，是國家實力的有力見證。空中梯隊呼嘯而過，戰機拉出絢麗的彩煙，那震撼的場面讓我深刻感受到祖國軍事力量的強大，心中湧起無限的安全感與驕傲。

這場大閱兵，不僅是對歷史的銘記，更是對未來的昭示。它讓世界看到，中國是維護和平的堅定力量。回顧歷史，無數先烈們拋頭顱、灑熱血，才換來了我們今天的和平

與安寧。作為在海外傳播中華文化的使者，我深知自己肩負的責任。我們要傳承先輩們的精神，以實際行動為祖國的發展、為世界和平與友好交流貢獻力量。

如今，在菲律賓這片土地上，我願將祖國的強大與進步傳遞給更多人，讓他們瞭解中國，看到中國和平崛起的決心。同時，我也會更加努力工作，為增進中菲友誼、促進文化交流添磚加瓦。大閱兵的激昂旋律仍在耳邊迴響，激勵著我在異國他鄉不忘初心，砥礪前行，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而不懈奮鬥！



菲律賓華教中心 編

異鄉薪火華夏根

——納卯中華中學101周年校慶記

納卯中華中學 許建興

9月28日晨光初破，達沃的天空澄澈如洗。甫近校門，喧天的鑼鼓已攜著南國驕陽的熱浪撲面而來。綠茵操場上人潮湧動，主席臺前紅絨鋪展，中英雙語如珠玉交鳴，為這座百年學府的慶典拉開序幕。

人群倏然靜了幾分，目光皆投向不遠處的銅像——那是納中創始人之一林全份先生。他靜靜佇立，面容清瘦，目光卻深邃望向遠方。幾位白髮蒼蒼的校友，在年輕學子的攙扶下顛巍巍走上前，將綴滿鮮花的碩大花籃敬獻於銅像前。此刻，喧囂漸遠，唯餘風拂棕櫚葉的沙沙聲。這哪里是簡單的儀式？分明是無聲的傾訴，訴說著“緬懷”與“感恩”。恰如《詩經》所雲：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。”這些先輩，亦是這片文化沃土的“父母”，他們背井離鄉在此紮根，心中執念，便是讓子孫血脈永遠流淌華夏墨香與鄉音。這獻上的不僅是鮮花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傳承之諾。

思緒正飄遠，更急促歡騰的鑼鼓聲驟然響起——舞獅與舞龍登場了！金鱗閃閃的長龍，在十餘名精壯少年的擎舉下，時而盤旋升空，時而俯衝而下，宛若真要騰雲駕霧。彩獅更是靈動，銅鈴大眼眨動間搔首弄姿，引得圍觀孩童陣陣驚呼。龍與獅，這承載中華民族千年記憶的圖騰、吉祥與力量的象徵，竟在赤道之濱的校園裏舞得虎虎生風，每一個動作都在演繹穿越千山萬水的文化密碼。

龍獅的喧囂尚未消散，一群嬌俏小姑娘已翩然登臺。她們手持彩扇，步履輕盈，扇面開合間似江南三月蝶舞芳菲；水袖揚起時，又透著京昆雅韻在風中流轉。更令人稱奇的是蒙古族舞蹈，一群男孩化作草原精靈，動作奔放有力，讓人恍見“天蒼蒼，野茫茫”的遼闊盛景。從江南婉約到塞北豪邁，這方小小舞臺，竟將中華氣韻盡數包容。望著他們年輕飽滿的臉龐，眉宇間既有菲律賓陽光賦予的熱情，又藏著東方特有的含蓄秀美。遙想他們的祖輩“跨山越海”而來時，心中該是何等忐忑與期盼？正如王維所歎：“獨在異鄉為異客，每逢佳節倍思親。”最初的創業者，或許正是將這份濃得化不開的鄉愁，化作辦學宏願，只為讓後代不再做文化上的“異客”。

夕陽浸染天際時，嬉戲孩童的歡語中英文交錯，夾雜清脆中文辭彙。這座停泊在棉蘭老島的文化方舟，早已讓華夏文明紮根成蔭。老僑胞的夙願、師者的堅守，架起的不僅是越洋橋樑，更是讓古老鄉音在熱帶土地上生生不息的薪火傳承。

回望校門，“納卯中華中學”六字在暮色中鎔金溢彩。它不僅是傳授知識的鬢字，更是華夏文明在異邦巍然樹立的精神旗幟，以百年不熄的薪火，證明文化的根系縱然跨越千山萬水，也能在新時代綻放灼灼芳華。

馬尼拉雨夜的一傘溫暖

能仁學院 馬華峰

馬尼拉的雨，總帶著一股不由分說的脾氣。方才還是夕陽熔金，轉眼間，沉雷滾過，豆大的雨點便劈裏啪啦地砸下來，瞬間將整條街市澆得沸騰起來。小販們驚呼著拉扯雨布，行人抱頭四竄，我剛準備在菜攤買菜，頃刻間便被這滔天的雨勢嚇得亂竄，匆匆中困在了一家賣醫療用品的屋簷下。

鐵皮棚頂被雨水敲打得震天響，彷彿有千軍萬馬在頭頂奔騰。雨水匯成粗壯的水柱，在我面前掛起一道白茫茫的雨簾，隔斷了回校的路。空氣混雜著熱帶泥土的腥氣、潮濕的鐵銹味，還有遠遠隱約飄來的燒烤香氣。天色迅速暗沉，從曖昧的昏黃沉入一片憂鬱的墨藍，我心裏的焦急也如同這夜色，一層層加深。

起初還存著幾分僥倖，盼著這陣急雨能匆匆而過。可二十分鐘過去，它反而下得愈發沉穩篤定。身旁避雨的人，或被人接走，或冒雨離去；同為避雨的人中，漸漸只剩我一人，就像一只被遺落的孤舟，擱淺在這異國的屋簷下。街市裏的突突車，此刻生意也格外好，一輛又一輛從眼前閃過，卻能清晰看見每每車上都有人。晚歸的校規、濕冷的衣衫，還有那片望不到頭的雨幕，都讓孤立無援的感覺變得具體而鋒利。

勇氣，大概是被逼到角落後的本能。我轉過身，遲疑地敲響了身後那扇漆色斑駁的店門。過了許久，似乎聽到屋內有些許動靜。

門“吱呀”一聲開了。一位身著似乎是職業裝的菲律賓婦人探出身，面容慈和，眼神裏帶著些許詢問。

“LADY”我有些窘迫地指著滂沱大雨，“我被雨困住了，能……借一把傘嗎？”我以懇切的手勢，告訴我我居住在這附近，現在回不去了，希望借一把雨傘。

她順著我的目光望向街景，立刻了然。沒有多餘的盤

問，沒有一絲猶豫，她只是溫和地點點頭，說了聲“Wait ah（等一下啊）”，便轉身隱入店鋪的昏暗裏。

店內傳來輕微的翻找聲。我站在門口，雨水斜侵，打濕了後背，心中卻因這無聲的信任湧起一股暖流。在這片土地上，我終究是一個異鄉人，原已預備好接受這場大雨的洗禮一直到學校，同時也想著接受審慎的目光或禮貌的拒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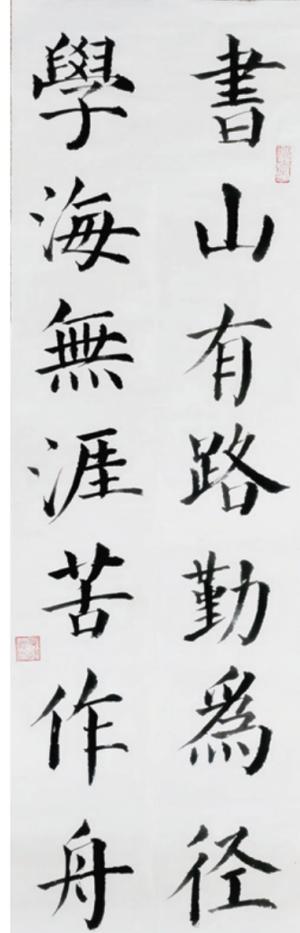
片刻，她把門打開，手裏拿著一把深藍色的長柄傘，傘骨結實，雖舊卻潔淨。“Lend it to you.（借給你）”她將傘遞來，臉上是樸素的、淺淺的笑意。

我連聲道謝，承諾明日必定歸還。她只是微笑著擺擺手，“It's okay.”

撐開傘，走進雨幕，頭頂瞬間撐起一片安穩的藍色晴空。那份不問來由的善意，比傘骨更堅實，足以驅散所有因陌生而生的寒意。我忽然想起，在擁擠的城市輕軌上，總有人為我讓出些許空間；在西班牙王城遊覽，總有路人耐心為我的問路指點，甚至親自帶上一小段路……他們的友善，就如這位婦人，直接、坦然，彷彿幫助一個需要幫助的人，是天地間最自然的道理，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，是他們生命的一種色彩，與來自何方、膚色如何全無關係。

雨點打在傘上，聲音變得敦厚而安寧。街道積水映著燈火，流淌成一條溫暖的光河。我走在這雨夜裏，腳步不再倉皇。這陌生的街道，因了一把傘、一位善心的婦人，竟變得像家一般親切。

第二天中午，我將擦拭乾淨的傘送還。她接過，依舊只是平常地笑了笑，彷彿昨夜只是遞了一杯水那般尋常。但於我，那個雨夜的喧囂、那扇門後的燈光、那張微笑溫和的面孔，已深深烙印成對菲律賓最溫暖的解讀：人性的良善，便是暗夜中最恒久的光，能在一瞬間，照亮整個異國的天空。



亞虞山培青中學 章輝煌
書法——書山有路勤為徑



國畫——江南小鎮

北黎刺育仁中學 邢中蘭

書脊上的四季時光

紅美禮示立人中學 寇新勝

來菲律賓安吉利斯市已近兩載，這座呂宋島中部的華校校園，成了我漂泊海外的精神驛站。遠離了故鄉春節的爆竹、元宵的燈籠、中秋的月餅，卻也意外獲得了某種珍貴的孤獨和充裕的個人時間，我重新開啟了曼妙的讀書生活。

【清晨讀書賽晨練】

清晨五點的安吉利斯，芒果樹上還掛著昨夜的露珠，校園裏只有守夜的保安和幾只早起的麻雀。我總在這個時刻與書籍相遇。泡一杯清茶，坐在陽臺上，攤開一本《詩經》。晨風微涼，書頁翻動的聲音比鳥鳴更清脆。有人說晨跑可以喚醒身體，而晨讀卻能喚醒靈魂。當第一縷陽光爬上紙頁，“蒹葭蒼蒼，白露為霜”的句子便像露水一樣滴進心裏。此刻，我不是站在異國的土地上，而是回到了千年前的河畔，看霧氣瀰漫，聽先民吟唱。

晨讀如晨練，只不過鍛煉的不是筋骨，而是對文字的敏感與想像。

【中午讀書忙充電】

中午的校園喧囂漸歇，學生們散去吃飯，教師辦公室裏只剩下空調的嗡嗡和偶爾響起的消息提示音。我從抽屜裏抽出那本《華教何位 華校何為》，圓珠筆在重點段落上畫下痕跡，像在知識的叢林裏留下路標。午休短暫，但足夠讓思

維充電。有時讀得入神，連咖啡涼了也渾然不覺，直到上課鈴聲驚醒沉思。

讀書如充電，不是為了填滿時間，而是為了在講臺上點亮更多眼睛。

【靜夜讀書察霄漢】

記不清多少個深夜，萬籟俱寂，只有臺燈投下一圈溫暖的光。

此時適合讀哲學，讀歷史，讀那些需要沉思的文字。古斯塔夫·勒龐的《烏合之眾》，海德格爾的《存在與時間》，黃仁宇的《萬曆十五年》，或是L·S·斯塔夫裏阿諾斯的《全球通史》——它們像夜空中的星辰，遙遠卻清晰。偶爾抬頭，窗外是異國的星座，而書裏是千年的智慧。

靜夜讀書，不僅是閱讀，更是與自我對話。當合上書頁時，仿佛能聽見時光在書脊上輕輕迴響。

一天的閱讀，如四季的輪轉——晨讀如春，生機勃勃；午讀如夏，熱烈充實；向晚如秋，寧靜豐盈；夜讀如冬，深邃悠遠。

在異國的日子裏，書是故鄉，是導師，是鏡子，也是窗口。而我，不過是時光的書脊上，一個虔誠的記錄者，記錄者四季的時光。



剪紙——敬愛的老師

紅美禮示立人中學 楊鐵燕